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四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王君墓誌銘

君鄞人祖養吾公諱朝試杭州衆之與其兄萬歷戊戌進士在吾公諱猷者割所居居杭州西城生子五皆錢塘諸生其次子夢發公諱一焜君父也又次諱一虞中天啟辛

酉鄉試遂下籍為杭州王氏夢發公生子四亦皆錢塘諸生君為第三子諱起芬字芳人而長子諱起彪者中順治丁亥進士有德興縣殉難之事按狀起彪字虎子以興朝丙戌開科舉鄉試中式其先一年君東渡西陵省墳墓于鄞未還渡也西陵舉民幡鎮海將軍守寧波者移軍也西陵阻江而守時首事者多鄞人强君共事而君辭之匿于海濱者越一年

王師下江東君始還渡值虎子賔興歸見君執君手泣

曰吾將為
興朝官矣明年成進士又明年除江西饒州府德興縣
知縣而江西守將金聲桓反虎子捧檄行謁征南大將
軍譚君行閒而譚君留之
新令諸官未赴任留軍前者事平以軍功超本級擢用
名隨征官隨征官本捷徑人爭趨之虎子不欲曰吾赴
任官耳既而賊平請赴任方是時賊渠雖授首而餘孽
猶未解也饒州故山僻多逋寇而偽將董三合饑民乘

之與婺賊張天麒樂平賊許宥等重聚洛口四入德興城民無守者巡撫朱君留虎子南昌待之既而賊稍散虎子乃馳檄徧諭德興民之附賊者而民皆感之多還歸來迎時虎子駐府城先行牌調伍伯取圖籍稽坊里戶口報之行省行省以為能已促之行而居民之來迎者又踵踵至虎子遂赴任總鎮穆君饒九道吳君請以兵從而虎子卻之已丑六月下車于五垣八月入城越十日偽將董三衝城入篡虎子去幽于十三都之天君

廟廟後通弋陽一僧背指曰弋陽去此三十里可逃也

虎子曰吾死賊官也吾以逃官死賊也時賊勢稍衰無主首將欲得仕官之賢名者為之號召故百計脅虎子令降而虎子不從已而張選請觀伎酒半份武安王舞一賊持杯遽來前曰武安降漢不降曹誰謂漢曰吾奉天子命以來知此邦非漢乎曰是滿也非漢也曰堂堂天子涖中國而撫四夷中與外誰非漢者曰然則請君還漢耳遂戕之先是君送虎子時訣曰吾以身許官官

所亂此行存亡未可知諸弟能養親吾無慮矣第吾倘不測非子誰當周旋之而曰諾以故君聞變即走德興收其屍歸瘞杭州隨獨身之江西號于江西巡按監察御史米君及饒九道吳君請題卹而御史難之君灑涕陳說侃侃數千言一時聞者皆相顧嘆息稱其賢遂謂君儒者可用使之署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曰署此然後題蓋將以爵君也既而新令撤按差巡撫以變亂初定數更易終不得上請而

君以稱職行省詳院使當請實授君投傳嘆曰吾所以
羇此者為死者請卹耳豈為此縣博士耶且兒不為捷
徑官而吾為之遂拂衣行已而德興縣士民舉名宦崇
祀學宮君復至德興學奉主哭于祠康熙二十七年浙
江巡撫金君提督學院使王君以君請崇祀杭州三學
鄉賢祠又十年君持虎子狀詣予寓亭再拜請表墓予
時病腹下未應也其明年君卒越二年君子國子生之
麟且持君狀來告曰亡父卒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

七日距生明萬歴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巳八十年
矣將以某月日卜𦵏某所而銘詞闕然當彌留時囑曰
吾向者乞西河文表吾兄墓而病未遑也雖然人亦有
言死後能得西河文庶或幽德無泯淪吾兄節未白而
吾又齎志幽德也而泯淪矣吾一生用心祇此兄事如
贔屓㸬不可解盍亦請之或者能銘其一乎則何敢辭矣
間嘗出西城訪寳石山房覲君與蔓發公讀書處湖光
山色照映胸臆在崇禎之季山隂劉忠端從京師還過

君而樂之與之論辨理學往返若干日曰山川人物各擅其秀今不可得矣西城舊所居已歷二世而

國初兵燹甫定自錢塘湧金以至清波三門附城居多遷去者時虎子捷禮部歸里而女兄夫戴京兆岵瞻君方會試下第還為婿贅君家乃露處衢路傍徨無所依既久而後僦有屋之家居之君嘗曰人生丁亂離則拂意之事皆能安之少從夢發公游楚中獻賊陷麻城略地廣濟蘄黃間夜走山市里仁會者湖民之甲保者也

指為賊縛而俘于官官初不省既而呼愬之然後大驚急令釋所縛而導之歸其坎壈如此故後每遇拂意事必曰此非里仁民乎盖通觀云君臨卒其子請曰脫不幸將以之易名乎否乎初曰否既而泣曰吾初以請邮受此官志在請也今可得耶名此所以志矣因名教諭君而附之以銘銘曰

矯矯大節千古不刊更革之際始多難言太公夷叔東西異轍惟以官死聖門皆然所嗟伯封尋兄郊原軹深

雖烈悲名不宣因之扶服三驅江干不幸齎志留名以傳誰言幽閟墓門此鏄煌煌日月在兄弟間

凌處士墓誌銘

凌氏予世交有同官者有先世同籍者有與兒姪輩同計車者獨于悅菴君則少年避世與予之早歲避人走四方正同而其子子健君又往以六藝相諮請有同學之好惜予老未經方幅而悅菴已辭世而去且十一年當君生時丁崇禎之季中原羣盜如豪毛顧東南猶晏

安也其時生齒盛四民熙熙士大夫以勢位相矜而杭州稱繁華之鄉苟名家者子出而問世又誰不慷慨思奮興者況凌氏甲第冠于西浙公自視固殊人亦不敢夷視之而乃自成童以後弱冠以前嶽嶽然將致萬里而一旦驟罹兵革逃乎蓬藋之域無何有之鄉卒以闒闠終舉生平所學而盡屏之斯已難矣矧君非無意進取者生既抱異姿承父兄之教家學有自而志又銳上終日挾一卷歷長晝不輟雖傍晚猶俯首竚搁隙此其

汲汲為何如者而遽据所誦東所為文稿再拜而投之
爂間嗟乎豈易言與是豈尋常學士所幾及哉非古之
所謂髙自蹈而薄于功名者乎迄于今其家之羣從出
試者或登賢書或第進士出身或名館試為翰林官即
其子子健君亦以康熈已卯中鄉試乙科而君獨廢居
治生業徘徊市門人皆稱之曰牆東君云顧君閒牆東
名劇喜嘗曰吾家數世為顯官而食廪吏貧不幸早失
怙七歲衣麻衣何以將母自非居牆東其能為人子有

今日哉以故公事毋數擊鮮杭俗時物非最初出者雖貴值不名嘗新君必以新進母未嘗于口不食也兵革之際人間多傳聞每日夕必陳其晝所聞者以為歡母嘗嘆息謂吾不出門而周知天下之事可驚可喜較之矇瞍之彈詞亦何以過第不意世故翻覆其為滄為桑遂至于此君有兩大願一大父與父棺俱未葬君營葬兩山至足趼股裂而卒以竣事一先世閥閱在新宮橋南初被兵災既而燬于煬因寄之望仙之左而久不能

復君獨復故居且造家廟為合宗地兩廡俱畢若其自
處之嗇則幼讀之薪燎每坐暗室必辨色而起以補宵
課學書不用紙以退筆蘸水臨帖于琴磚日必千字至
其身之所衣則自潔服對客外易以博綈之補綴者或
詰之曰吾忍忘吾母手紉乎哉君勤于祭祀每以少不
及事父遇諱日輒孺慕如兒時或其日偶值陰雨則尤
愴然謂家人吾雖少猶記是日微雨寒烟起如縷令不
猶是耶言訖泪隨下嗟乎如君者可謂孝乎惟孝隱君

子矣康熙二十四年君年六十名家人謂曰古人有云人至六十須多為之貌以傳于後使子孫繼起可以想見其形容夫見其形容何如直聞其謦咳之為快也因自為詞以為壽其詞曰余生不辰七歲喪父稱也伶仃母氏荼苦誰曰朱門不異蓬戸埋首誦讀仰承傴僂經帖苟明青紫可取事乃大謬兵燹錯迕辭我管城而業商估嚴寒不冬酷暑無午漫擅奇贏庶給二鬴于歸我室奉我筐筥舉男子三摧折草莽祝融肆焰惟餘燋土

獨行煢煢託足靡所誅茅望仙苟且揷桂劬勞罔極又瘠陟屺枯骨未安遑問跋胈幸妥先魂委蜕山塢乾也豈也嗣續豆俎孰云其佳已乎猶愈澹泊素秉勿躭歌舞食取其飫何必魴鱮衣取其適何必楚楚恤其匱乏胡分爾汝資其嫁娶曰余是主凡我子姓亦或稍補拂逆之來理以自矩事得其平雖儺可侶謙謙君子人或相許鹿夢縈縈蝶飛栩栩花甲一週頓欲輕舉所俟式穀在乎善樹以此垂訓無之作譜越四年卒君諱克闓

字步騫别字悅菴錢塘人也代有顯官自五世祖刑部公後高祖諱立嘉靖癸丑進士官建昌太守曾祖諱登瀛萬歴丁丑進士官禮科給事中與其兄太平太守諱登名者同舉鄉試而公居第一祖諱德國學生父諱龍徵杭州府學生配陸孺人子二長乾康熙己卯鄉試乙科充國子貢生次豐國學生公卒于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距生故明天啓七年十二月享年六十四乃以某年某月將葬某阡孝子乾即子健也告予狀而謁予以

銘銘曰

惟君挺生席高門兮方之竫節為南郡曾孫兮兩世家食居丘樊兮羣從紱珮猶然紛綸兮黄門之孫尚有為京朝官兮君特急退甘肥遯兮潯陽處士足相比倫兮予少進取長而沉淪兮棲遲道路乞食者三十年兮驚翔之鳥念及同癉兮俯仰悼嘆等之予之身兮今兹老去方校典文兮惟君之子每與之講論兮相君之室若堂壇兮宜爾子孫其永無諼兮

誥封恭人湯母王氏墓誌銘

恭人無諱王姓故明崇禎進士直隸淶水縣知縣元建君女孫也父旋一君補諸生早卒母凌孺人以苦節著兩浙巡撫上其事于

朝奉

旨表之建坊旌里門恭人生而端整有賢名會

誥封中憲大夫湯君其原配錢恭人卒求得一良助宰內政者聞恭人賢遂聘且娶焉方是時錢恭人所遺一

子三女皆幼穉子栽七歲即吉安府知府諱修禎者也提攜襁褓環膝前恭人以一身兼保傅之任斯已難矣暨修禎出就外傅君既饒結納交游紛然加之在庭之師友往來請台其間酒漿珮璲不絶于御然且男女婚姻親串酬酢皆得揆人情而中禮節觀者謂嗣徽祚胤兩不媿焉㨿君狀君累經坎壈迄無寧息至是外宅有洋估市海舶者以犯通洋禁為怨家所發而其人亡去大將軍捕逮謂君歷海人藏匿貲結當連坐恭人投閣

救君不可得犴狴祕密恭人輸奩具鬻所有通之且謀
出身鳴君寃會當事廉其情驟加省釋然後已康熙十
六年修禎以年貢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年出補常德
府同知值西南蕩平
覃恩封宜人越五年遷江西吉安府知府晉
封恭人其時恭人家居佐君宰家政秩如也既而修禎
罷官歸越五年卒先是君兄弟四人各有子而君子最
長其娶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勿齋徐君女又最早以為

似續可無慮而修禎無子其卒時君且七十三矣君以議立後諮之恭人恭人曰古有是禮即于古稽之其無即則稽之令之令甲乃以君弟洪九君之孫涵為修禎後其時會宗人集親黨告家廟恭人實主持并調護之其事㮚不能悉也乃越二年而君又卒恭人向撫子今又撫孫兩世保抱無異焉當君卒服闋時恭人年六十親黨請為恭人壽而恭人辭之然而其誦恭人者有云恭人佐君以寛厚遇事出意外必曰君厚人君不負人

義也人溥君人負君命也以故君每歷險阻得自解慰
而修禎受恭人教自成童以迄筮仕晨夕出入惟恭人
言是聽以故兩歷大郡而皆免于議至是則艱辛荼苦
向之秉政于內者今且兼攝外事毋論樊籬鐍鑰廩棧
簠簋持飾惟謹即一盂之饋一刺之稱亦必再四衡量
之然而中外井井各有程度即至盛衰遷變前後榮落
不少易其善于持門如此恭人卒于某年月日距生某
年月日享年若干其子女婚嫁具君誌康熙辛巳將合

塟于甘溪青龍山錢恭人墓哀孫涵介其外大父禹臣

張君來再拜乞予銘銘曰

翳時有淑基于太原亦越數傳而嬗閒人實産名貝掌

中之珍庭梅有摽歸于商孫禮重嗣室宗胄肇禋乃甫

脫帨遽抱繻𢡀以鸞車降將雛弱翰既秉懿矩復饒慈

顏雖當中道頻遭險艱庚臺脚短文姬首髯終致完卵

覆巢仍全因之嗣子獲獻

天安五花再進六珈晏然如何鞠凶聯喪不旋不止上

計以事去官大樹既撼孫枝并殘自非巨力誰能仔肩
所幸式穀薪薪相傳臧為鑄返子家晉還宗祊克紹箕
裘再延秪嗟禄食半出蕪田曩時車牛誰為輓牽恭人
處此要為極難爾乃黽勉盖藏不愆盤盂皮幣凖挍金
錢出入禮度皆云至便古稱持門非健莫據云胡不造
公然棄捐今兹祔瘞於龍山阡將侯
朝賚以賁重泉歌礲片石長存墓門與並存者此石中
文

山陰張南士墓誌銘

南士張氏名杉山陰人父灝不仕祖鎡天啟辛酉舉人官晉府左長史曾祖一坤萬歷甲戌進士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高祖元沖嘉靖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五世祖景琦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廣西桂林府知府其兄景明弘治庚戌進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弟景暘弘治己未進士福建道御史六世祖以弘

成化己丑進士由禮科都給事中歷任江西左參議其弟以蒙成化辛丑進士除江西廬陵縣知縣南士兄弟四人兄曰柷曰梯弟曰楞皆有才名而自梯以下每出主文社人呼曰三張子三張子當明季以其文行世名噪海内而楞甫弱冠與同邑鄭氏舉民艢蹈海而死梯病卒南士隱居白魚潭性孝友事兄若父撫兄弟之子過于己子講學務躬行砥礪刻苦其于人倫間細大必周無毫毛敢疏忽而尤篤于視朋友嘗隨兄客維揚為

兄執御巡鹽御史姜圖南遍餽名士之過訪者杉捧兄刺投御史門而已無刺御史知杉兄弟來雖無刺各餽六十金會江陰王雙白以避人故髡為僧至是同杉寓乞門者通刺不許及通又無餽南士曰豈有王雙白來而無餽者此必誤也不然使君何繇知我至我當為使君補此一誤遂移餽已金換一簽付雙白去宣城施閏章督學山東以山繭三十丈屬山陰徐緘寄南士緘悉為家人辦衣不之寄或有言于施君者施君再寄之南

士封還所寄曰已拜賜過矣施君大喜亟持書示座容曰人言安足信吾固知伯調無是也伯調緘字餘姚魏汸以臘月渡西陵旗兵戍者剽其裝衷衣過蔡子子伯蔡子飯之裹之以越布單衣時南士居蕭山汸并過南士南士脫身所衣絮袍衣之且貸隣人金為理裝或問子伯曰吾亦思有以助之而以念羣從其不能卒歲多矣且家人雪中皆無無衣而以厚所薄不忍也以問南士曰友以急投我而我薄視之則安賴有友者若夫吾所厚

則生平事也生平不厚厚而臨急而較量及之徒薄而已間者以是定張蔡優劣云康熙二年海上大獄起歸安魏耕走蕭山復走梅市大將軍刋章遮捕之獲耕無逮蕭山梅市之藏耕者以鋃鐺鏁李達揚遷并祁忠敏公次子班孫家人莫敢問道路離立南士挺身走三家為經紀其事縣官遣伍伯戍守懼漏所籍而南士乘夜為涉帑且時時渡江入司獄通犴狴往來獄吏怪之執以告提刑提刑大驚初以為異姓非家人窺探資給擬

坐而既而察其無故慰遣之及耕伏法南士陰匄之錢塘孫治收其屍而班孫與達與遷並徙塞外黠解多一人則杉也解官斥之曰汝欲偕往耶曰當魏耕逃時亦思至某家而徒以舟楫未便故某幸免今某不忍三人者獨行欲送之過河而執事以為欲偕往吾豈畏往者耶解官義之勸之返乃噭咷牽衣而別既而蕭山毛甡者為怨家所陷以殺人律負死罪在逮出走十五年中道遇赦潛歸將到家而怨家跡之南士親飾為舟子待

之白魚潭而藏于家越一年遠近多有知者乃徙之南山之天衣寺出入瞭眎每以茹蔬久私市肉炙之擣魚蝦雜菜而合之為葅日捧餉如家人顧終以暴露徙去康熙十四年南士過禾中閶牲在汝寧金使君署念甚遂獨身持被涉江湖淮由頴亳而西直趨汝寧遇于城南之蔣亭相抱痛哭云國家屢有赦籍簿已滅怨家亦散亡盡黄門姜君為君雪其事可還矣遂大游淮蔡十日擕牲而歸其後五年牲被名赴長安而南士以猶子

官廣東鹽市司提舉過其任疾卒君貌樸而氣直語鮮回曲然視天下人物皆如一體無彼我間隔而至于朋友嘗曰末儒以十倫五教衡量厚薄則君親至重孰有及于朋友者此執一之學也時中則不然時當所重雖朋友而等于君親無少磷焉何則中故也非然五品不並列矣故其交友每如此若其讀書則博篤而辨于載籍無所不窺然谷有根柢嘗講學留軒座中論禮不能決南士引禮註及漢晉儒之言禮者數言決之當居蕭

山時知縣羅明祖係京朝降官而有文名是年值崇禎己卯大集名士于河陽館鐘鼓笙瑟一若舉文社者先課文一篇題為德行顏淵三十字課畢復揭一籤于卷末曰漢人有諸賢名曰顏子曰曾子曰仲弓曰子路子游子夏何人也座中百人無應者南士提筆書其下曰顏子黃憲也仲弓陳寔也張曾子張伯饒也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子游張奮之孫猛也漢同時有兩子夏一杜欽一杜鄴也羅君屈膝再拜曰名士哉葢其年十

九云子燧康熙庚辰進士乃為銘銘曰

聖學久熄誰能躬行儒墨貽緋棄若蒯緇同此倫類安
分重輕敢謂朋友與君親并張仲孝友天良性成人我
一體不徇虛名其于行事歷歷有徵況茲甲族袁楊東
京世壇晁紱家無缾罌不幸五會與陽九丁三張抱才
委諸棘荆我恃良友濟危扶傾北海缾罍徐州酒傭天
涯莽莽黍離相尋既平急難孰念友生四時位哭徒然
屏營百身願贖于斯塚中

西河集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吴錫綵

西河集卷一百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五

陸三先生墓誌銘

先生陸氏諱堦錢塘人梯霞者二十字也父夢鶴公諱運昌明崇禎甲戌進士官吉水知縣與其弟毖中公諱鳴時官兵部郎中夢文公諱明熢官理刑推官俱以文章氣節

指名于世明季尚文社每府縣官人各彙其所在指名者板而刋之曰名士較榜帖所取尤為嚴重而太倉張君天如以庶吉士家居東月旦輯海内指名與東林諸都講共採録者合得如干人定為復社時杭郡唯公兄弟三人裒然居首而他皆不與人之造其廬者比之河津之有三門山曰此陸氏三龍門云吉水公生五子長麗京諱圻次鯤庭諱培先生其三也崇禎己卯舉兩浙鄉試先生偕兩兄合梓其社業行世而鯤庭君于是年中式一時購鯤庭行

書并兩人社業並行之號三陸體當是時先生有兩弟曰紫躚曰左㳂皆名士而年未成也人弟指三君繼三龍門後遂以三陸藍稱之予是年初赴試塲從祁君奕遠舉蘭里文社于湧金門外杭之名士唯徐君世臣張君用霖吴君錦雯先後至曰三陸君何在既而麗京鯤庭來而先生不赴次日訪先生于板兒巷予之見先生從此時始而次年而鯤庭君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曰三門又啟其一矣及壬午再試三陸君艱居國變

王師收杭州下令鄉官在籍者各投名授職里胥到門
時行人君避兵橫山老母裘太夫人尚在堂夜起呼先
生傍徨曰是地去橫山遠將欲使汝至橫山促之來非
吾意不來此吾家門事且此隙所繫大死忠死孝未可
以母命亂其意如之何先生俯首不能答詰旦而橫山
訃至曰行人君死牛鼻繩矣先生乃扶母告廟為位而
哭遂奔橫山收其屍投牒軍門曰行人司行人陸某身
死取驗狀訖并詣錢塘學告大成殿右階下盡等歸而

奉裘太夫人隱于河渚之駱家庄以圃以漁閒受雞林估人請選舉文甲乙試帖并房牘名龍門集取其所酬金為菽水貲而伯兄麗京則賣藥苕霅間每月一歸省每歸必牽一舟奉母居其中飲食歡笑以為樂如是有年先是陸氏以文章為東南領袖先生之選龍門集繼先人志也會督學使谷君做張君天如作明史紀事始末以金幣聘麗京作史論已辭之矣烏程莊氏輯偽史豔麗京名陰竊同時指名者曰范君文白查君伊璜與

麗京作參定姓氏不告諸本人而標名卷端適周侍郎
從閩還見其書不實畔亂無狀又不出自館局犯
功令以告文白文白大驚亟偕麗京伊璜合為詞檢舉
由烏程縣達府將入奏而未遑也烏程知縣吳君者以
他事去官不得于知府且怨莊氏不遂賂首之部堂會
皇上改元之歲平章者怒甚緹騎四出逮知府以下籍
莊氏檻其首者三君披鋃鐺就道家人無少長皆繫獄
先生乃先麗京行倍道至都匄其舅氏裘公之都居者

備極營救且謀納槖饘為刺讞地而家之籍捕者以不得先生覆追至京大索長安街適文白之子魏公呼冤于西臺謂檢舉有前詞不得罪議遣

京朝官就浙按讞先生急南還時叔父兵部公以高年在犴狴且無嗣前此裒太君生時議以先生為公後有成言矣至是先生曰此即吾父也焉有父在獄而子掉臂者遂詣獄乞代守者曰代即律父子俱死無代法念君自來不異牖可也既而讞上

上憐其無罪得不坐康熙二年五月獄解先生奉兵部
公歸立為後越二年兵部公卒先生行三年喪禮而麗
京自獄還輒鬱鬱不自樂每曰幾以我故覆宗至是居
公喪服除噭咷拜公墓辭曰猶子不肖幾使叔父死于
牖今縱不能從叔父地下其忍陽陽居人世哉遂託以
遠游不復歸先是三龍門公惟吉水公有五子而兩公
闕然因預奉裘太君命以先生後兵部公而理刑公則
紫躔嗣之至是紫纏左城皆相繼不禄獨麗京承吉水

公祀主祼器重大先生將尋兄稷苗而風刺于骨惟兄
子寅旁求之見公于徽州已為僧矣牽其衣不即舍遂
奉之歸乃為先生療風疾且日會鄉人道故舊示無去
意伺先生疾稍愈頓失所在嗣後再覓不可得而寅於
康熙丁卯舉鄉試中式戊辰成進士然終不能再出門
身死先生乃孤居里閈授生徒四方從游者如歸市自
東西浙至他省多有景行不得前者同郡貧士覘閩中
慕先生名乃飾為頭毋懷爵里投閩名士閩名士爭闢

館舍執一經請委摯門下值莆田魏君虎上以北行經杭州造先生廬驚曰此真陸先生耶先生乃笑曰彼亦名士徒以貧故借僕名且安見僕非偽也初先生生時有文在手曰才人暨弱冠曽卜夢於于公神公餉筆一斗始竊自喜至是嘆曰才者材也吾將籍管城材多子弟矣兩浙開府張君運青者裘侍御本房師也侍御諱克美為裘太君之姪與先生中外兄弟以言事得罪居于家開府謂侍御吾欲延陸先生為國人師能曹丘耶

曰能顧先生守段干節必齎以禮幣而先于門然後某從容導之開府如其言先生初甚拒既而諾又既而幡然以從開府乃大啟義學搆書院于萬松山巔集通省學士讀書其中奉之為十一郡之師每大會赴試者數千人惟先生進退焉事竣輯其所講四書録顔之曰大成而梓以行世當是時世固重先生而兼誦開府之好賢能興教云予醫痺來杭就人問先生起居曰此三先生也杭多學人不敢以二十字呼先生而必尊之以五

十伯仲曰三先生三先生不相見四十年矣前此二十年予避人湖西見麗京于廬陵城下問之從贛還也既而返南昌再見于吉水之水次曰拜吉水公祠也惟三先生不可見然而少壯出門垂老還故鄉曩時親朋並無一存在者而猶得見先生于七十之年不可謂非厚幸乃相見無幾而先生以八十有三遽先我卒然且卒之之年計之即當時見之之歲則是百年而一日矣先生初娶趙孺人賢而早卒生子二曰豐曰兆爵而紀孺

人以賢繼之生子一曰正夫皆以諸生能文章當時孼從指名者長繁㢡行人君子也高才不試次寅麗京子進士又次冠左㳙子以康熙庚午中北塲鄉試豊兄弟皆與之齊名而豊尤著銘曰

從來名家出自禮官因義責實嚴于申韓當其盛時載書雞壇文章烜若氣節皦然降及末季猶以名先平輿品目界休引延譽士霧會大義日宣張霸曾子黄憲顔淵爵刺遠布盟詞髙懸君家前游實領百賢豹達五里

龍開三門以是兄弟曉爲文篇五常未著三賈遽傳懸
圃積玉乃超雲間既入
本朝門戶改觀王蠋縊樹龔生抗咽賣藥韓休採薪百
年乃謀養母終棲林泉何意不弔榮名招舋象齒忽拔
蘭膏自煎叔緣伯及黨因鉤連五屬異獄三親同箯公
冶圜土袁齊皇天將輸金矢無謀槖饘籍茲呼救因而
矜全于斯肥遯亡名變顏夏氏林慮焦先海壖鴻飛冥
冥弋何篡焉仲死伯去孤居里閈爰授生徒鳴皷設筵

授中國室進都養餐開府捧几侍御執鞭大闢講院萬
松山巔明經四十習禮數千七十縣士咸呈簡編輿無
歌鳳堂有銜纑外市公起東家鄭玄某也半生匿蹟人
間老而相見因思從前奈何頓別有如朝烟惟君大名
千秋不刋亦惟有道無慚此言

山陰金司訓雪岫墓誌銘

越中以詞禪世者三人一呂君絃績一吳君伯憩一雪
岫也雪岫為絃績館甥曽學古今文于絃績其治古今

文不啻餘力顧愛雪岫之為詞因問亦爲之而與之並名當是時雲間蔣大鴻為蜀詞宜興陳其年為南渡詞各闢門桁以不襲草堂為能而雪岫則上自六季以下迄金元殆無一不有而綺霞詞稱焉嘗游嶺表與紘續伯憩三人者為兩廣都府吳君上客吳君故善詞而三人者以新詞與倡和角逐四顧無座人府中優僮充四廂樂部各能歌三人詞教頭曳長拍優僮扮演而民間效之凡里巷釁色相竊歌亦番院本喈喈稱盛事時都

府以良日請名賓客呼外廂爨色承應三人坐上坐都府把金斗約曰吾欲傚樂工唱涼州詞故事覘所演誰詞以卜甲乙及登場則雪岫紅𩰚鞈詞也都府擲斗令羣優賓酒環獻讙譟達內外左右廂軍爭引領觀嘆以為豪云予歸田而伯愬死兩人故無恙也康熙壬午春紘績又死予以不得訃不能哭暨冬而雪岫即以其年死于官是時予大病幾死未知也越明年孝子渡江持狀請所以題其墓者予乃為位于寄堂之門哭之延孝

子就坐問故孝子曰亡父客年官湖學司訓而湖無官齋賃居于天寧禪寺之僧房甫入門恍然曰若吾故游者何也乃于長至後忽不懌命搨萬佛閣左石壁所刻馬祖像係宋元符年從江西靖安所傳摹者展對久之次日索清泉滌齒取歷書視云午時吉至午時遂起坐不語而卒是時頒白久及五日殮鬚髯四張忽變正黑色汗珠顆顆起兩頰間不拭而瞑嗟乎是豈偶然也哉君諱焈字子闇明太常卿楚畹公之孫也生子四皆知

名

本朝龍興而諸孫多通籍者予嘗為君從兄鄭城君誌墓門石深羨其羣從皆高才好學以文章表見于世而雪岫尤最顧性孝每以父早世不及躬視養事為大憾而父伯星公則又以好善于崇禎之季賑救飢餓死而享其魂在天帝所予亦有文紀其事而君于先公所行必踵而傚之推所有以濟不足友朋之賴之比比也意廣喜結納座中罇酒無虛日而又以門高謦遠天下之

識之者衆嘗作觀文大社于龍山之麓築觀文堂以接遠近之至止者自浙東西以及三吴諸名下皆與通爵里訂氏籍而絃績是時則又以耆舊為前游實領袖焉君嘗之白門太常公曽以侍御史督學其地其所拔諸賢或通籍或不通籍尚有存者而君又復以縞紵與之往來一時投贄者塞衢路觀者慕之君美儀度意氣慷慨每與坐談具典午風概咄咄爭上絃績夙善諧謔當之蹇澁顧善于行樂每疏勝地為居游予嘗過其宅并

過其所搆竹屋必有花草書卷酒具及座客斟酌詞意勃發其尤可念者宛委山邊闢廣園如干畝葺太常公所築亭榭而散植竹樹引泉鑿石于其中暮春雨歇黃沙漲天早食後登臺四望南鎮祠桃花與初日迸出灼然若朝霞之晃于衣因大書綺霞二字于石壁而以名其詞君生于崇禎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受年六十有二以前一年十月由貢士敕授儒林郎湖州府儒學訓導元配何繼呂即紘績

君女也子八曰垓曰埏曰堪曰圻曰埏曰垂曰坊曰均皆能文有聲某月某日將塟某阡故人毛牲者哀之其哀詞曰

昔者三閭氏以英詞自文降此調六季變作江南春惟有崔蔡徒耀采驚殊倫用是屢施易五旦六間存少偕美公子倣作蜀體新出走旋悔之棄置勿復陳山陰金雪岫時會西都賓觀文出麗賦諷旨追楚均四家駭謠俗三峽傾河源偶以調笑弄雜入皷子絃因之譜技錄

竊播勾攔閭節度開幕府八部承賓筵獻觴走臚頭羅拜驅梨園嗟君本孝友晤善之子孫乃以鄉貢入對策公車門吳興舊學舍借作司訓官明經類匡鼎治事超胡瑗如何十閱月竟卒于竺乾應是再來者新巷猶故阡結趺且拱别面目如生前獨予年八十左顧誰比肩老友獨絃續亦既返我先賸此柴木質詎足金石堅我將賦招魂附爾宋玉篇老年戒為詞以此當偯言
勑封儒林郎玉宗徐君墓誌銘

徐氏為杭州右族其先人以舊朝勳爵從上虞來遷代禪簪紱越三世而門巷新闢即以衣冠著于鄉先伯兄司教仁和曾倡仁社于錢湖之濱徐氏與社者不一人而其翹然而最名者玉宗君也玉宗君寄籍湖州與其弟玉天君皆以名諸生為文壇要轃曾于甲午庚子間悞中副科慷慨不得志嘗寓其意于阜通之餘相視以時而趣日中以為業其言曰士人居牛衣困匪今矣顧逮今而困尤劇仕進無日本無學術之可見而仰有事

俯有鬻關匪細也身安于蓬戶而子姓因之根苦則瓠苦亦何足怪獨是先人在寢應有妥侑夫盡物盡志非禮不將夫所謂禮者謂物也具也物具不足以將意則禮安所施是以禮有四舉曰恩曰義曰節曰權而必一營之于物然後其禮辦其志行其事備所謂一營得而四舉見焉故夫孝子之事親也樂豫其心不違其志意娛其耳目而安其寢食向非備物則敦牟卮匜何所充實枕席杖屨何所撰擇稰穛蕡稻何所需桃李梅杏樝

梨薑桂何所給又況賓朋姻婭盤盂饋饗車轂刀錯皆與在堂為周旋得之則愉不得則戚而極之養疾又極之送老緣幕錦幨蔫車蔫馬自非廪者三之貧者五之料多少而通有無不得也其言如此以故自遷祖至今恢其里門雖曾遭祝融而故為完葺堅茨之又丹黄之其在扶侍則燀瀋斂獨執牀而舉几靡勿盡力而至其累營喪塟自飯玉斂蜄以迄荒齋苞載骨蕭腊爨諸節無不殫其儀刑而備其名物世嘗于此觀禮焉然且父

凡子弟後先妯娌熙熙泄泄雍于門而肅于宇至于婚嫁歡宴玉帛往來豐已而嗇人推有餘以飾不足其餘事也嗟乎若此者可不謂身名俱泰大丈夫哉舉世而窶貧也讀書居士林忝膺一命而家無儋石祭衣之敝而寢櫨之壞往往矣夫經財無贏必不能以攫却秕之粟而乃在野無亭林在園無里宅雕胡必不生于牆江鯉必不躍于水茍非揚一釜之金湧七年之穀欲其敦五教而洽百情安可問也吾讀君狀而重有感已君本

四子而長嗣兄後次子瀾閩人也曾以年貢對策于長安門外司教分水分水文學遂因之大起此固克有家而善繼志者乃不以予為不文介張君禹臣徒跣而謁予以銘禹臣云吾生平服君者三一侍親孝方太翁養疾時禮應禱司命井竈以及家廟而杭俗尚祠斗設星壇而禮拜焉君搏顙階下臚臃于血疕而不知痛也一遇物厚家不戒于火盧井銷爍庾廩盖藏多所失而時適斂租君反減其租以謝天譴彼受減去者相率上

指曰天無親焉一持事斷王父母棺穴于蟻遷塟丁家山其擇地也腫胝趼足而後得之乃既塟而君兄弟家遇小眚且有牽訟于官者遂謂地不吉復議改遷而君執不許夫塟以安親也親骨受虫蝕不得已而發所寢今寢處已安徙以生人小失利而欲借朽骼以徼非分何可堅不為動及其既事寢而議亦遂息系曰君諱之璉字玉宗歸安縣學生也以子澎貴

敕封儒林郎元配沈氏

封安人生子四長濵為長房嗣子次瀾次津次澎女二孫三女孫八先是君父紹川公生子三君其次也長兄玉衡公為前母蕭太君子及蕭太君卒而後君母王太君繼之然而君兄弟三人如一母子及玉衡君生子瀚已將成丁而玉衡君卒君其時推財與瀚且為瀚娶婦蕽以有立而未幾而瀚又卒君乃告祖廟而繼以己孫使長房不絶于祀固也特是家産本三析而已得其二不安乃商之王太君謂三兒儉德好讀書治家無所贏

六經不載人後禮三房倘生孫請同為瀚後而均其財何如王太君曰善乃集宗黨嫺戚以母議為禮議定其友讓所及又如此君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距生明崇禎五年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乃以某月日塟于某阡而系以銘銘曰

惟士術學希聖賢降而詞業以舉夆君并善讀保傅篇首以蒼頡六法傳每作書勢成飛鶱試事得失何足言誠惜謠俗衣咏專穴書鑚紙難逢年山深獸往魚赴淵

時用知物同流泉勇能決筴仁可全無財不悅敢晏眠乃能乘暇師計然孝友任卹從所便推甘讓肥共煖乾饋食何俟不擊鮮既肯堂構災無權況有嗣子能繼旃出車有鹿庭有鱣箕裘從此為冶弦相彼如斧如屋椽前列牲石載不刊壁銜錯衽苞韋編春秋享祀年復年

山陽劉勑安先生墓誌銘

山陽劉勑安先生名士也予避難之吳江頗有孝謂曰張元節出門其所投止皆名士得不敗倘至淮勑安可

寄也及渡淮而山陽令朱君子故友也舍予天寧寺而飲食之因得匿姓名與淮人士相往來湖西施少參以入覲還見予所賦詩而驚曰此非吾友耶何以至此遂遍覓不得而淮城𧧻𧧻漸有刋章布府門者先生亟藏予而家無簃房設葦榻而張之屏牖之間家人厮養聲相聞顧日夕備酒脯潔旨恭敬如是者一月且為縫綻衣乃去予嘗曰去家別親廟仰星而行牽衣者呱呱可謂慘矣然猶不若去淮之苦三往三復不能決蓋有所

慼云先是郭君禹玉為先生文友貧而無子其所遺妻女以指食不給先生謀于其所親周君掄月給籔米至其女得壻乃止而桃源田子綖先生弟子亦以家難狼倉走京師遺父兄嫂妻四棺空屋中旗丁豢馬者覆其棺而埋馬棧于棺傍先生貸錢䟽其棺然其諸生籍在學不試將削籍先生復貸錢懷之賂學師學師初受之及再試再賂學師皤然却之曰仁哉劉先生我亦師也先生既獨為君子尚忍受先生貸錢以充我賂哉倪天

章者臨清名士也寓于淮予與先生時過之過必飲其堂堂前薜荔牆丹黄爛然每飲酣必面牆而立嘆曰吾所難忘者此薜荔牆矣及予寓蔡州聞天章割其堂與先生共居堂前薜荔牆兩家同之又既而聞天章不得志于其家人獨身出游暴死于馬陵家人以無子故不能留發其財散之獨以先世所遺宦游什器卷軸并書冊狼籍邀先生一覿且令先生擇所好取之先生不少顧既而并請以所居之堂損其值以貽先生先生仰天

曰當蕭山君去淮時指此牆曰吾他時來淮仍當與君共飲此以無忘此牆今若此吾能獨對此薜荔牆哉蕭山子邑名乃急移他所遍搜其遺集而題其墓歲時祭之先生一貧士而中外親戚弁師儒相識往往仰先生周旋然且三黨多坎壈每以身後事孤墳子廟厚集而遺于其人使其人逮死猶諵諵子姓一若逋積之不能了者豈天之好責仁人特畀此重累以成其名抑貧士數奇偏遘此耶先生本代州名族其先人六世仕宦皆

以代州衛通籍而中遷于淮祖父伯仲猶以諸生還代州試惟先生與從弟雲中暨壬戌進士洛中始為山陽籍諸生而伯兄寅中則又以轎轎分所居寄籍揚州顧羣從在淮多貧者而揚州兄尤甚垂老無子夫婦飄然歸先生先生喜且泣曰吾兄弟少而合長而分今又合矣此連理枝也千文曰同氣連枝其是之謂乎因以第三子後之而養生送死忳忳焉嘗為子婦病治棺具而病愈不用羣從有婦死已給棺去而先生從外歸不知

也閒有從婦死急向内曰何不以棺物與之曰與之矣外大父杜公與舅氏廣文公兩世以經術鳴于時先生嘗從杜氏學而已而中絶惟餘外王母董太君于堂時先生方喪母痛母不可見遂迎董太君歸養曰此吾母母也其後葬董太君于杜氏之兆率諸子共往曰吾何以使汝等偕來此絶墓也汝共識之矣鹽城王公為前朝護軍守府見先生少時有文名慕而妻之及歸而王孺人賢知書與先生同心先生之得為君子實孺人共

成之顧鹽城水災王氏良田數千畝浸于水中官吏追呼無虚時公年七十餘生一子未晬而公卒先生先爲經紀其喪命孺人攜其子及諸妹之未嫁者來山陽而身以營葬事重還鹽城忽清水潭決且霪雨浹旬日鹽城廬舍盡淹沒而棺爲水漂不能救徒手而歸乃遺孤數歲與其孫同時痘發先生大呼曰吾劉氏尚可無此孫王門不可無此子因併力治痘痘竟愈而復以他疾殀死其後先生易簀時舌僵不能言諸子請命初不答

及再請則愀然卷舌言曰吾惓惓者杜公墓倪處士墓某墓其歲祀法則久已命汝等矣獨汝外王母墳在浸中外王父柩爲洪水漂去于心終不忘或于石塘祖墓傍畫一隙地治兩櫝而瘞其魂題曰故明某官某暨孺人某與杜公諸墓共勒一祀典而隨祖墓以祀之是吾願也嗟乎先生至死猶惄然于親故間乃至此先生諱漢中字勅安又字拙安少時舉諸生第一既而院試復第一食下士祿當是時試無出二三者康熙十七年貢

于廷至三十九年始入選格

敕授江南池州府東流縣儒學訓導曰吾老矣以疾辭不赴越一年卒時康熙辛巳距生天啓辛酉年八十有一配王孺人先卒子五曰仁勗曰義勉曰智勵曰信嘉曰誠務智勵為兄後而此四子者皆能以文章為諸生或餼于學或貢于成均先生既以身為教孝弟忠信而諸子能繼之以父為師以兄弟為友朋其意旨諧合一若陶土之依模而冶金之就范者子兒每隨計過淮必

進謁先生于床下與諸子齒序如一家人嘗見先生蓄度秩夜必三食諸子雖大寒至其時必犀起而環奉之嗟乎天之報仁人則亦厚矣先生貌莊而氣和于物無競而必不好諂即簡亦匪傲一切坦坦去牙角而每當大事則嶽嶽不可動家如黔婁而舍養親故且過于薛公之所為即有時遇盗蹠亦必以仲尼之誠待之予往誌墓無溢辭至于先生則筆短幅窄百不悉一然且年老詞竭墨未燥而淚已結于誌蹠矣乃附以銘曰

噫乎先生惟人倫宗才越公幹德過祖滎矢將剸象羞為雕蟲展也好學而惜屢空氣當壁立言無雷同世爭買駿君方首龍奈何坎壈艱于遭逢爾乃篤行聿砥厥躬出入乾陽家門肅雍齒與道劭文偕教隆髙朋逺來如雲相從吳隠孝義裴楷清通訓足導物譚皆發蒙况敦睦恤時懷㾓痌雖之恒蓄還輕素封好籍緩急刀周貧窮所痛張儉曾投孔融掩漿牖下受書壁中嗟彼歸趙猶酬居嵩我獨愬然深慚此東淮山峩峩淮水淙淙

猗翹然者先生之宮

西河集卷一百五

西河集卷一百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十六

皇清敕封文林郎弗菴盧公墓誌銘

予避人東歸在康熙一十二年值邑之師氏為定海盧公以丙午中式第五人解省典教蕭山予執贄復業見其坐臯比慷慨談議磊硌而光明真人師也顧懷抱充斥時時

以學問之氣形諸面目一似不安于繢堂者然且領解未幾兩詣公車門甫展利器而善刀而藏心竊疑之曁予名京師丹徒相公以學士方掌院事即曩公中式時主文官也見予驟詢公近狀且促公赴試不報會

上開制科故事科目惟制科最重凡有學術者不限已仕未仕皆許入試掌院已薦公而公復辭之且公長史學熟明代掌故方試浙時

上厭薄八比改書義為策對首以明史大事次第列問

而公卷歸然冠一經條對甚晰至是制科所取中悉授

纂修官

敕撰明史凡靖難奪門諸大事多奉公文為藍本而翻

以未試不得共編纂為史事憾嘗舉此意竊問公同鄉

之仕京朝者曰公云吾本無宦情昔有乞授知院官為

祿養計者曰有母在也吾方為養母戀此首蓿而舍之

安往以故日侍太君側不離寸步暨太君亡後即改授

百里而棄若敝屣其一出一處始終為太君若此乃予

遽請急而公已先我還里舉生平經術諸可以為世用
者悉不竟其用抑且旄邱誕節馳使拜候通德門而孝
子覆劉徑以公喪下穸碑屬門下記事曰先生命也予
始為位哭齋宿銘石按狀公盧氏在前朝以氏族顯入
明有諱壽者以元代平章閣下元帥從龍有功世襲為
軍官越三傳諱全調守寧波衛遂家于官占鄞籍焉逮
公祖諱世由諸生改襲論征海功進本衛都司公父諱
望龍生子三公其長也公世以軍官傳雖誦讀不輟間

為諸生而文譽未顯獨公兄弟皆嚮學秉性特達博習古今文矯矯出儕輩上既各補諸生而公復高等餼于庠較有視世㢑若疣贅然者當是時公父已里居厭棄俗務際遇

與朝張弛得自在日以父子兄弟講論古學晏如也而同衛嫉之强公父起視事且責捍漕督轉粟京師公告官請身代不許竊念父春秋高中途服勤誰充代手足烈者乃抛書卷隨之行舊例漕粟斂盈欠遇有虧縮主

漕者償之至是下新令并責餫官使旗丁分帮共償而公父所欠雖較他帮為末減顧亦不下數千金遂留公父京師而公以匄貸驅馳其間嘗大雪從通州還雪深埋馬腷一步三蹶而公凍面向北風行鼻垂冰若檐凌指裂不能把鞭策下馬僵卧羣扶至坑間而公父傍徨雖捧酒灌公齒而身先齒戛且故為歌詩以示整暇臨灌臨歌而意色慘烈聲咧唳不成詠公慟而起甲辰丁父憂幾至滅性既而曰吾養吾母而已乃以康熙丙午

舉鄉試經魁領易房解尚書省時新改書義爭梓公文作多士法式一時五策對風行天下傍人皆手額而公痛父不及見不少展容色且竊慮解省當違母側踟躕不即行及既行一再赴省試才滿六年遽乞以署教諭事得藉迎養然且既署事後例仍許赴試而公執不赴前所云典教吾邑及辭試是也乃其教吾邑則實有可記者邑有揚中立祠名道南書院前時魏公文靖曾講學其中公率諸生祠兩公必考辯經術取其有裨于世

者雖名講學實以大用策厲之且士習日靡矣主教席者多以忝揄暮氣飾其惰歸而公負偉略儼然若堇銅之發于硎隨所裁割皆能使下邑士風為之一振然且保全善類不遺餘力故事督學使行部必數所屬學舉優劣以示懲勸而公所籍報祇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也及其再行部屬再舉而公再籍報仍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牧者失所牧牧何罪牧者之罪也以故終公任並無一生以劣報者至于宮庭之

嚴膠序之肅禮器法物之整齊鐘鼓筍簴之修飭以及
圜橋頖泮戟門星陛改墮壞而就鮮新其餘事也乃自
壬子涖吾邑至辛酉才七年而太君又逝太君八十二
而公年亦五十三矣雖猶是服官年而壯行强仕早已
不逮向者為升斗之養不擇委吏司檝而今則風木累
接釜鍾安賴且天生公才有似終吝其用者甲子補嘉
善學教諭其明年遽授貴州鎮遠府鎮遠縣知縣公本
不欲行顧以縣遠辭嫵于擇肥瘠以定去留遂捧檄往

曰吾此行以為民也雖期月而已亦欲使民霑口沬去因徧相其地大抵洞深箐密雜苗獠其中前有石屏山而濔水界之府治蕭然枕山麓而隅水為縣誅茅作廳事外無城郭舊以兵燹故曾招湖民實其地顧村岸廓落念無可以惠民者獨計此地為滇黔門戶郵驛如織自上官往來與客使之至止者凡軺傳置遞多以居民任力役而亭堠潤略間有擾及廬舍者公一切禁之民役以官僱而公私置舍各有界畫居民閧然謂數百年

來所未有伐石屏山石勒碑于縣治西中山之陽乞侍御劉君記其事侍御謂公曰此君侯一片石也既而公以疾告歸民留之不得各率婦兒送出境嚎咷而返公家饒藏書自先世所遺并公續置合不下如干卷悉分籤弆之及還里居出所弆于庭慨然曰吾以此消殘年可已生平諳國史并多識明代事既以策對明史起家而究不得入史館撰史終抱怏怏乃就嘉善錢塞菴所作表忠記而為之續之徧搜明代名臣諸列傳取其有

預于致身者或生或死或分或合既匆誣而又匆軼鉅節不得遺而纖細畢備初成八卷名續表忠記刻之寄園而既而再續復得八卷刻之江右藩轄署中假予為序言乃更以搜討餘力網羅未盡遂成三續則未刻而卒顧臨卒時猶復以挍讎之疎義例之缺把卷浩嘆似乎文章一道亦仍不竟其用者然而忠孝性成必求盡志如同邑李君向以寶慶太守死獻賊難者既已作專傳猶于歸田後節啚其詞入府縣誌甚至里人有侵其

居者必清而還之且題之以石曰忠節里盖好善之誠如是其不可已也公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四日距生崇禎己巳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系曰公諱宜字公弼又字弗菴函赤者五十字也世家于鄞以定海籍由署教觧褐知貴州鎮遠縣事封文林郎配俞氏封孺人子三長遠寧波府學增廣生次選定海縣學生皆繼公起有文名次進先卒女一孫三娶嫁皆名族銘曰

猗嗟吾師人倫楷模秉德最上賦才特殊寧謝勲衛言

攻詩書學冠柱下文通石渠以是米廩遽升公車初緣
服勞代父轉輸繼因奉養隨親辟纑縱膺一命已屆三
餘生平抱負偃蹇莫抒賴兹鴻冥家遺鳳雛雲津並躍
鯉庭爭趨徼榮
綸室琢石泉閟百行罔缺千秋不渝南山崔嵬東海縈
紆翳墳然者先生之居

皇清誥封恭人方母曹太君墓誌銘

予舉制科時與部試進士同歲解褐且與是科館選者

并同時入館以故稱同年同館兄弟兩相合并而維時有寧國二先生者在合并中一宛陵施侍讀世擅理學而一則南陵方位齋先生以初讀中秘有君子名予嘗入宣州會館聆其鄉人月旦曰文章孝友二陵均之至于踐履篤實則南陵且爭上焉予時見先生倍敬禮之曁予請假歸而先生歴仕方州彼此間隔者三十年今康熙辛卯予年迫九十卧病山中而先生以恭人笠𦵏屬予誌墓遣孝子帥使不遠千餘里手捧書幣館于抗

州之郵亭而使者渡江踵門請命予久廢筆硯凡以文
字相屬者槪所屏謝惟此誼不可却且念老年遲鈍又
采薪未愈但請稍假時日使歸再來以漸圖報命而主
僕于館僕候于塗知先生家訓嚴整有凛然不敢越者
且主僕警肅惟恐逆旅久稽有悞使事因急為發冊讀
孝子哀述并先生自為狀嘆敦倫篤紀其于母子慈孝
夫婦伉儷閒志意舒促膚膜寒煖無不周知刻切洞徹
胏膈愧無詞不輯無能收羅十一以表懿德但口授倉

卒付錄史去按恭人曹氏宋武惠王後家于太平之蕪湖十歲而孤依母駱孺人以居稍長始擇配無當意者許寧野者陵人也而授書于湖陵之學人掮諸會課文以旬許甲乙恭人叔父螭班公工衡文而與許交善嘗就許所觀諸文有乙而無甲及得先生文大驚曰誰與作者曰此吾陵方氏子也方氏故名族而是子失怙祇與兄嫂侍母李太君丁年未聘顧王父旭日公以宿儒家居雖席窶而家聲猶然著陵邑間曰得之矣遽懷其文

歸告駱孺人且强壻之駱曰孤貧奈何曰子女各無父天也若夫貧豈有作是文而長貧者耶因藉許蹇修遂委禽焉會謫傳官選民間相爭為婚姻駱請壻來湖親迎之一備不虞一即藉此以覘壻也先生不攝盛不御墨輪不服爵弁與纁裳衹衣故時衣騎驢到門别具筍轝為迎車登堂奠摯遽行壻見禮然且書生不支飾舉止濶略時親串來觀者咸曰此儒家風格也或曰官娶儉故如是也惟恭人一門心安之暨歸而家無東西闌

祗與兄誠齋嫂陶孺人聯翼室為闈房一切奩粧什器合而不分雖娰娣如姊弟然當是時恭人以弱年閒關來歸不特是地土風本末諳悉即其家行習亦且茫然不及覺所恃秉性莊淑婉娩而有禮一時王舅與老姑交稱為賢顧其間有大難者方氏世孝友家教嚴切老姑李太恭人曾以刲股療先太姑疾服勤逮死實有委蹟難告語者以故御家無嘻嗃不略細小每不示意旨而使之自省雖恭人敏慧能曲體且不惜詘意乞陶娰

指示然猶偶失老姑意跪恭人牖下不令起頼隣嫗適至解之終不知怒何在且亦未嘗告先生曰君家婦難為也恭人與陶姒分侍姑寢且分主饋食而勞勩尤甚嘗冬夜入爨室料檢諸䦧鬵匕箸燈未燼而紡車與緯籰隨之乃衾甫浹脇而荒雞鳴四野閭嘗曰歡娛嫌夜短吾未嘗歡娛而夜翻短何耶至于饋食之將倍加曲謹李太恭人善痰疾蓄佳茗作良藥恭人日瀹茗顧未嘗以涓滴入口或問茗味何似曰不知也先生以耕讀

相壇原鮮負郭至旭日公逝時李太恭人孝治喪過厚
鬻膳田以供斂襲遂至乏食先生爲經師澥以修脯枵
如也會歲禝斗米千錢恭人儲米供老姑而身把糠粃
瀹藜藿羹以和之先生見之不自安曰何不損粒米入
藜藿中耶曰姑米有幾何尚堪減損若我輩則何不可
年不長飢米食自在也先生誦其言而去已而家日落
入夏無帳太恭人撤舊帳與之而麻縷揓裂不能受鍼
紩恭人綴紙畨以糊其隙至冬夜所覆猶是嫁時衾而

其面以産兒時裂作襁褓今所存衹臬著耳先生嘗館歸以兩足入臬著中坐而涕泣恭人慰之曰不猶愈于牛衣乎康熙丁巳先生舉于鄉巳未成進士以部試第三人冠一經改翰林院庶吉士名震京師乃甫入館而先生念太恭人遽思請十旬不得因羇館閒不幸未終館而太恭人已疾革時誠齋與陶孺人雖同視易簀而附身諸事一切通責之恭人自屬纊以迄帷殯了無遺憾曁先生奔歸而坐饗成事唯苫塊而已及甲子服闋

而

覃恩適至太恭人與恭人例有

封敕恭人泣曰先姑盼子貴幸及一見顧

恩封已不待矣今冠帔雖榮祇吾姑畫像中事耳我何

忍受之其孝如此先生補曹事暨使東牟弟勤勞

王事不名一錢雖稱宦游無異學究而家用艱難則反

倍疇昔膝前男女俱已成立婚嫁之餘加以師傅無非

恭人周支之暨先生守汀州始一隨行稱官夫人焉既

而汀南海溢蛟蜃翻窟起城郭廬舍半淹于水先生驟出境相地抵捍而民間之呼救者聲連數十里恭人親帥僮僕名蒯隸輿皂募官舟百餘艘四出救之且曰民飢矣沉竈安爨命諸子煮糜餉民而諸子難之曰如懸帑何曰儼然為民上而民死不救罪將誰貫若以懸帑罪則雖鬻官身以補官廒亦而父志也及水退滿城民命皆無恙越三年丁亥恭人卒汀之人男哭于衢婦哭于寢及喪歸滿城子婦皆攀柩哀號時諸子皆匍匐行民

爭扶掖之且大呼曰公子毋苦夫人之德上通于天矣
各手飯一盂奠之柩前曰所以報官糜也恭人以康熙
四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卒距生崇禎十六年七月二
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康熙甲子以
覃恩敕封孺人己巳
誥封宜人庚午
誥封恭人子二長于璟歲貢生娶王氏同邑山東都轉
鹽運使司僉理鹽法道副使諱奐之女次于琬歲貢生

娶胡氏同郡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知縣諱岺齡女次于
珣邑庠生娶劉氏同邑候選教諭諱璧女女二所許嫁
皆名族乃為銘銘曰
恭人氏以魏基中間系出武惠遂籍蕪湖之湄由閥閱
啟門楣本窈窕求匹居何幸值非常姿文章伯忠信師
甫問名未請期遽親迎而來歸匪無酒飲庶幾惟之子
其家宜高堂賢推思齊有徽音當嗣之雖健婦門戶持
出蒙袂入餔糜縱窶乏不克揞仍殫力事盤匜洗與腆

何敢違況牖下季女尸瀹蘋藻潔明粢修饋祀咸藉茲
即𡢃䘏撫孤婺曾不吝舍與施其鉅者相夫子奮羽翮
翔天池展文軸占斗魁登槐堂入綸扉徼
寵榮拜顯懿受六珈與副笄然且隨閩海涯拯民溺救
民飢布衽席登災黎每稱說猶痛咨令膝前皆名士傳
孝友敦書詩以世濟紹前徽比丹艧加塈茨應次第膺
贈貤矧恭人下窆碑將琢石蟠䨓螭祇封樹非僭侈袝
此室億萬斯脫不信視此詞

孫監州君墓誌銘

君世孫氏為姚江八族之一八族者前四族為毛卲徐韓而後四族則孫王併呂謝也後四勝前四而孫為尤勝自前朝正德間忠烈公燧以江西巡撫殉宸濠之難其繼之者一傳為宗伯公陞尚璽卿公𨮁都督公堪再傳為太子太保冡宰公鑨少宗伯公鋌太子少保司馬公鑛太僕寺卿公錝皆以父子兄弟為三公列卿而三傳而少保公如游直以東閣大學士為嘉靖朝元臣其

閶臺省相接以羣從進士為京朝官者指不勝詘以故諸孫聚族多在東浙惟司馬公後有月江君者偕其子安山君以豪華遷杭州挾日中術藉羣從官游通車牛于趙代之間累致千金次子仲安君則君父也崇禎十六年君生敏甚五齡就塾學即能兼塾門之讀而時丁國變米脂賊犯畿輔歷壞賈區于隆平寧晉諸邑輦所有入關君三世居積之在趙代者悉輦之以去而家遂濩落入

本朝君束髮就試無意進取但以保家門自視而扶侍南徙即仲安公之菽水漸無所出力葵負米雖把數卷無所用乃四顧嘆曰仁義與禮所由生非財莫任固也然而端木賜賢人也其亦何道而讀書仕衛復能觀物于曹衛之間豈生其後者必失之遂決計北行就四門國子入試成均名曰進取而實為積著之計當是時君在都多交游即朝貴如曹司成王太僕高宗伯輩亦以藝文相往來嘗曰以君之才安患不虎躍而沾沾蠅殖

夫何為而君謂不然四民困極矣士尤困知闕以知物不能也守縵田以作庸犁無其具也立五均之官樹六幹之法以與泉府爭周流則又非儒者事也煮木不可食豢蟫魚而不可為畜力不能採莊山之銅耶溪之金智慮不足以收南郡梗楠洱海之蟲貝齒革以為利則亦有說于此嘗考古經嘆時用之物有為唐虞三代所未備者爾雅釋櫝木謂晚取可羨顧未嘗為飲也自魏晉尚荈飲而南櫝北酪世嘗以南方水厄與北地奴酪

互相抵抗令則大河以北且合化酥與檟木而共調之
而檟值之徵已侔于酪吾欲使南北之市大為周通不
令酪徵賎于南而檟且不得徵貴于北何如已而果驗
盖積著之法亦自有學問存其中云君賦性明達而篤
于孝友自在堂定省洗腆必周外凡歲時饋祀茍物力
所需纎悉備具然後百族通百禮洽焉猶且忳懩之情
歴久勿替嘗寢堂裸薦撤俎泪垂及過墓而瘞埋已畢
依然撫松楸徘徊涕洟雖相沿數十年卒如一日獨不

諱言利而不茍于利故事越疆而會金雖相隔千程所會者越千鎰祇寸劑憑耳授劑誤縱千鎰不還算而君必析而還之方入都會金客誤授劑越百鎰而君請還算一時遠近爭稱曰君子君子顧時際昇平自康熙丙子後連遭六沴水暵而螽蟓木未穰而金已飢矣世家子弟皆隱身門巷作告貸計而君悉應之其故交窮居且有裹飯而往者予東歸草堂四方之渡江而見訪者無虛日東城旅館忽為之增闢予既已埽軌匿跡謝去

曁歲祲而故人老友日告監河其為戀綈袍而憐褐衣蓋亦鮮也然則予之負慙于君者豈惟是已誌曰

君諱口口字口口杭州人由國子生考選州同知元配王孺人即君受業師王行可君兄女也行可以器君仿南容事以兄女妻之續配盛孺人又陳孺人子四長之潤次鵬程同時舉諸生有聲又次崶又次泉所娶皆名族孫七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君卒距生崇禎戊寅六月享年七十越二年己丑孝子之潤等卜葬某阡砥

墓門之石而以予世串忝有葭莩且夫姚江八族之傳
閥相並也因涉江修摯而丐以銘銘曰
嗟君茂族甲于東江前媲金史後亦表揚凡列九等所
恃舊望新門之劣以寒畯妨乃膺世錫乘堅策良驅騁
南北斬蓬自强驟丁陽九綏冠四張燎原不翦遂延崑
崗黃巾踐闕白波啟疆越趙代間賈區皆亡君本慷慨
好談文章加之藝林既揄且揚其如憲也不厭糟糠縱
有負郭四體併僵力不能取金銅山莊況涉嶺徼琛珠

夜光亦安足致祇憑服商師子范子棄取較量獨是櫝木三古善藏其名茗柯魏晉以降維時水厄偏吳楚鄉令且煎和以燕以享阜通之利在三五上因辭璧沼入試鱣堂籍隣星肆魚觀棘埸從國子學授監州行顧其摯性最惇倫常晨昏寢饍冬夏溫凉既謹洗腆復虔烝嘗寢庭閒見墟墓悲傷五十猶慕千秋不忘爾者天沴頻年畱荒士人之困倍于飢伥䦨閬子弟旅衣裂裳所至閉埽誰與之將惟君戀戀為友朋倡令君二子元方

季方將紀君行寘之窀傍墓門伐石需填丹黄譜載綿邈崦嵫渺茫懿德在人安用周詳有軒者石有幽者房惟兹片言幽而靡彰

西河集卷一百六